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最近官場秘密史  
第十五卷 廣寒宮碧美娘蓄妓 白雲觀安道士欺心

話說業觀察用了三個「古」字的關節，高高中了第一十三名鄉魁。心裡一喜一憂。喜的是：幸而被卜象豬一激，倒激成了一名舉人。不但是在卜象豬面上爭了這一口氣，還且在業門楣大有光彩；憂的是：龍大主考那裡少不得要花一票大注兒的錢。假如打了銀票去換得關節來，那是情願願的，於今中也中了，再把銀子送去倒覺心痛起來。難道不把銀子送去，他可說得出這名舉人不算數，收回去了，另找個人補上去？況且他要問我討這筆錢，我就問他要憑據出來，便給他錢。他那裡拿得出憑據呢？我意決計拔他的短梯哩。他也鬧不出什麼亂子來。即使鬧點亂子出來，我卻碰得過他。他斷斷不是獻的，我如今「鹿鳴宴也不領；座師也不拜」，即便回京。打千改省做官去吧。就拿送給龍大主考的這注銀子，花到部裡去，豈非得計。想到這裡，拍手大笑，自贊算計非常之好。當今世界上，要比得上我這麼聰明能幹的人，只怕絕無僅有，唯我獨尊的哩。於是收了行裝，趕速回京。一日到了京中。他同白雲觀裡的安道士原有些首尾，就在安道士那裡住下。那安道士卻是當今極有勢力氣，和裡頭安總管是嫡親兄弟，所以一般大老尚且同他拉交情。京城裡安師父的名望，隨你是個三頭六臂的「哪吒三太子」，聽了「安師父」三個字，總要嚇了一跳。須知業觀察那裡的來頭，交給上了這位闊老，其中有個緣故，說來其實難看，而且曲折很長。《官場現形記》裡面倒少不得這段現形。且待做書的打起精神，細細的寫他一寫；看書的也須打起精神，細細的看這麼一看。按，京師的白雲觀，原是個絕大叢林，廟貌森嚴，道侶安分。近三十年之內，白雲觀的道士，也沒有甚麼安師父這個道士，就是裡頭也沒有安總管這個太監。不是先要說做書的胡鬧了、瞎說了，其實京城裡有幾個白雲觀呢？不是說到「白雲觀」三個字，就是高真人住持的白雲觀了。猶如上海，說起妓院，就是寶樹衛衛謝家；說起妓女，就是林黛玉。卻不道，妓院有二百多家；妓女有一千多人。姓謝的妓院也不是一家；妓女的名兒喚做林黛玉的，同一時期，最少也有十來個。至於一個所在，曾經弄出兩個林黛玉來。

那末，那一個林黛玉的招兒上加上一個「真」字，便變了「真林黛玉」了。這一個心裡不服，道：「他是真林黛玉，我便是假林黛玉了？」於是招兒加上「真正」兩字，便是「真正林黛玉」了，以為抵禦得住那一個了。那一個又不以為然了。她是真正林黛玉，我雖是真林黛玉語氣之中很覺敵不祝這個真林黛玉來得口齒老結，因此改做「真正老林黛玉」。這個真正林黛玉想道：「大凡別的東西，越老越好。唯有妓女老了，就不值錢了。常言道：『人老珠黃不值錢。她寫上了一個『老』字，可不是失算哩！我卻偏偏寫一個『斜字上去。於是改做『真正小林黛玉』。果然，一般嫖客只朝著真正小林黛玉那邊玩去。那個真正老林黛玉只弄得臣門如水了，門庭寂寂車馬溪——可就站不住了。這不過是最沒人格的一個妓女，只消有了名望，是有借他的名兒來混飯啊！何況京城裡鼎鼎大名的白雲觀哇！自然也有依草附木，沒有獨立性質的一流人。借他名兒招搖撞騙，無所不為哩。

且說安道士的白雲觀，卻在襪子衚衕，廟貌也極平常，道侶也不多。他所以便宜的，就不過仗了裡頭的一個拿著小小權兒的安太監，是他的親哥哥。只為小有權力，說尖話兒有些靈驗，於是外邊不知底蘊的，便認是總管都堂的太監了。如今表明瞭，讀者不要疑安道士是高師父的借名；安總管是李總管的化身。不是做書的嘴硬，若是果真是高師父、李總管的現形，老實說做書的卻不是怕事的軟殼兒。要說是有膽量了，說的何必鬼鬼祟祟、畏首畏尾，落了「現世小說家」的窠臼。凡是編到有點兒關係的去處的人物的事跡，故意改掉些，殊不知當今聖主賢王在上；斷不興文字風波。況且稗官野史，原不過助入酒尾茶頭的清興，捕風捉影之談，尚且言之無罪，況是事無虛假，口不雌黃，恰足以揭發不肖者的真相，倒可以使不肖者寒心，豈不是有功無罪的生活嗎？且把開文掃去，好將正傳編來。且說安道士靠了哥哥安太監的招兒，很有些兒不安分。然而這安太監，倒是安分識法度的公公。不過一味忠厚，手足情深，只消阿弟在情理之中的事，朝他商量，終肯竭力幫忙。若是情理上稍有點兒說不過去的，卻要訓斥的。只有不安分的人口舌是利便，那怕一萬分混帳的事，也會說得二萬分的情理。這不是安道士一個兒是這樣，大凡不安分的人總是這個樣兒的。所以安道士哄得安太監心花都開了。常對人說道：「咱家的老二可惜做了道士，若是做了官，比著李先兒還強的多呢。」

且說安道士手下有個幫閒的窮官兒，此人叫什麼劉一桂，卻是周部辦的小舅子。這劉一桂，尖刁古怪，花樣百出。安道士卻視為左右手，沒一刻工夫少不掉這劉一桂的。劉一桂有過房女兒，叫做碧蓮姑，是女先兒出身，十六七歲的時節，很跑過紅的。有個內閣中書愛上了這碧蓮姑，要來做妾，不上幾年，那內閣中書死了。碧蓮姑卷了兩三吊銀子，同劉一桂商量做些什麼才好過一輩子的安樂日子？劉一桂道：「容易，容易，這樁好買賣只有你做起來才配。我卻想著了好多時哩。可惜我，雖沒有什麼大身分，然而終竟是衣冠中人，做不得這樁好事情。如今你手裡不是有了這麼大的一票？提出一吊銀子來，到南邊去買上幾個蘇州女孩子，教導他些兒崑曲子。仿著南邊有種叫做住客的式樣，也不擺酒，也不應條子，要收拾個極講究的起居，並且也不叫什麼堂，什麼班，取一個文縐縐的名兒，又又麻雀，抽抽鴉片煙。這裡京城裡，雖有好些的南班，然而總安著老式的排場，一般大爺們玩的厭了。如今弄個新鮮的調兒來招他們來玩，誰不高興呢？」

碧蓮姑聽了，大為合意，便依著劉一桂的調排，親自到蘇州選了四個女孩兒，都是十六七歲。替這四個女孩子起了四個名字，喚做金姑、銀姑、翠姑、玉姑。這裡要算銀姑最漂亮。就在繡春衚衕，租了一所屋子，收拾得十分體面。摹仿上海的式樣，「廣寒別院」。果然不出劉一桂所料，一般大爺們都以為好玩的很哩。劉一桂又捉弄那安道士同銀姑好上了，撒潑的花錢。安道士哪裡有許多錢花呢？劉一桂又替他打算道：「放著泰山般高的金銀山，怎地不會去掘呢？」

當時安道士還沒有同哥哥安太監做首尾，所以卻不懂這話。因問道：「這座金銀山，哪裡呀？怎地我意不知道？不然我早去掘哩。」劉一桂笑道：「敢是真的有金銀嗎？不過警方的話嘍！裡頭的公公不是座金銀山嗎？」安道士恍然大悟道：「你說的不錯。但是咱們家的那位老大，卻是個呆蟲。從不會替外邊的阿官們牽個錢兒，動不動老祖宗的法度。不許咱們多說一句話，管一點兒閒事。」劉一桂道：「原要他這麼著，才可以捉弄他。這會子且不用說，找到了買賣來，我是有法兒叫他做我們的傀儡。你盡玩你的，不用操心，穩穩的有大注兒送給你使就是了。」有天，劉一桂到貴林會館去找一個候補知州，姓鈕，號五鬆的，說說閒話兒。一到裡面，那鈕老爺拍手道：「巧極，巧極！正要來找老哥，老哥倒來了。這裡敵親的濟運了。」說著，指著一個削骨臉，兩撇小須子，穿著簇新的狐皮袍褂的那個闊人道：「這是家姊丈封梅伯封觀察……」

劉一桂聽到「觀察」兩字，急忙趕上一步，拱手道：「原來是觀察公，久仰、久仰！幾時到的？」封觀察站起來答道：「昨兒才到。閣下莫非就是劉一翁嗎？」五鬆接過來說：「不錯，不錯！這位就是一桂哥。我們正說著這事兒只有托一桂哥最便當。一桂哥只怕有耳報神的。不然，好幾天沒到這兒來談談哩！今兒剛好來呢。」劉一桂想道：只怕買賣送上來了。便笑逐顏開的道：「鈕大哥，有甚見教？兄弟沒有不竭力乾去。」五鬆道：「只有一桂哥辦得到。但是這件事情卻不能瞞了一桂哥，可以辦的。」封梅伯封觀察接過來說：「劉一翁既是自家人時，我們不妨找個清爽點的場場去談談。」劉一桂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二位『廣寒別院』沒有去玩過嗎？那裡金、銀、翠、玉四個姑娘，那一個不是天仙女似的呢？兄弟同他們稍微有點兒交情。很有幾處可以秘密談話的所在。並且裡頭安總管的阿弟安師父同兄弟是道義之交，肝膽相托的好友，天天在銀姑那裡一塊兒玩。如今安氏弟兄的勢派，誰不聽了嚇了一跳呢？」

封觀察道：「安總管……安總管……？倒不很聽到。當今季大叔是很紅哩。」劉一桂隨口亂吹道：「封觀察，鈕大哥進京來沒有許久，一向在外邊，又不想走路子，運動好點的事情來弄兩個回去享享福。自然這種情形，少不得隔膜了。須知日下的局面，變得同去年、前年的情形截然不同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季大叔拿的是全權，總管都堂，非同兒戲。那怕軍機處領班、殿閣公相，都叫他『乾爺子』，才可以保得牢權位。別的且不用說，二公可知道？黃大軍機何故退出？餘尚書是黑極了，怎地冷鑊裡爆起熱豆來？一個翻身，極黑的變做極紅了。餘書新近拜了安總管做乾爺子。黃大軍機，誰不知是季大叔的心腹人？不比尋常的乾兒子！二公想

吧，黃大軍機退出，偏是餘尚書補進。裡頭季大叔同安總管誰有臉？誰沒臉？這便不待知者而知哩！」

封觀察點頭簸腦的道：「嘎嘎嘎……！如今這麼著的情形哩，季大叔不興哩。如此我們就到『廣寒別院』去談談吧。」於是一同上車，到繡春衙衛「廣寒別院」下車。劉一桂引進裡面，先在碧蓮姑房裡坐了。劉一桂便對碧蓮姑道：「這位封觀察封大人署過彰陽兵備道的。這會子進京來有點要緊事情。本省撫台密委的，可知信親哩。」

碧蓮姑原是頭等的把勢老手，明明是個冤桶，樂得哄印一票。連忙不住的封大人長，封大人短，叫的震天價響。又連忙叫金姑、銀姑、翠姑、玉姑四個兒姊妹花進來應酬。豈知封觀察獨具隻眼，別有慧心。四個姊妹花倒不留情，竟愛上了這假母碧蓮姑。瞧她年紀卻在三旬左右，好一身肥嫩潔白的皮肉；一雙小足兒，有趣很哩又尖又瘦，不滿三寸長；一雙鳳目，水也似的瀏亮；說笑起來，兩個酒窩，約摸三四分深，一個洋錢般大。所以嬉皮涎臉的只盯著碧蓮姑，目不轉睛的瞧。碧蓮那裡不明白？一想：倒是個老玩家。這卻我們上海也很興這個道兒的。據一般玩出精來的朋友說，大凡玩笑場中，要玩些名目出來，玩姑娘要算最沒味兒的道兒。倘使高一層著想，還是房老。怎生叫做「房老」呢？喏！比如妓女，錦樣年華已是過了。手裡也積了兩個，買個女仔兒來應酬門面。自己卻退為房老，偶遇著合意的郎君，便可克盡嫖學主義。並且凡百舉止，都是隨隨便便，不依規矩，倒成了方圓。這是在情網的。一方面並不在金錢主義的；一方面所以常有不但不花錢，還可摸她兩個。上下五千年，縱橫九萬里，卻沒有從她更便宜的交易兒呢！若是不的，竟然是「海上三山」可望不可接，這等好事情還算不是極點中的地位。若說極點中的地位，就是姘老鴿。姘老鴿的好味兒，做書的但能心領神會，卻不能形諸筆墨，何以呢？只為個中的委曲忒奧妙了，這枝秃筆描摹不來。然而做書的卻不肯自認沒本領，只怕善於摹情譯述情網的天笑，也未必能摹寫得深入顯出，細微曲折，絲絲入扣，一筆不蕩呢！大約構撰《石頭記》的胡老名公，或者還可以試一試，到底辦的到辦不到？也在可知不可知之間。做書的只好總交代一句：狎房老、姘老鴿，二門子比較起來，姘老鴿高著狎房老五千四十八倍。這碧蓮姑卻不是房老，原是老鴿。封觀察的嫖學，足見高明，得過最優等的文憑哩。當時碧蓮姑瞧透情形，一想也好。布一個迷魂陣給你玩一泡，只消你吃得住，我總沒吃虧的道兒。老實說，何樂而不為呢？拿定主意，便拿眼瞞了封觀察一瞞，微微的笑了一笑，起一隻左手在封觀察的右肩上一搭，把三個指兒按了兩按，點了一點，道：「封大人，這幾個女仔兒，封大人可賞個臉兒？叫那一個女仔兒伺候你老人家唱支曲兒聽，消個遣兒？」說著又把「瞞」、「笑」、「搭」、「按」、「點」，這五件妙不過的把戲重番扮演了一套。恰好的第五套把戲，那個「點」字訣，點著了封觀察的酸筋上，直是又癢又酸。酥了上半截，硬了下半截卻張了口說不出話來。鈕五鬆、劉一桂看了幾乎笑斷了腸子。一會兒，封觀察才得涎臉兒說合一句話來道：「這幾位姑娘都是好的。叫我倒委決不來。還是就這兒玩一泡吧。」

碧蓮姑笑了一笑，同金、銀、翠、玉四個兒丟了一眼，金、銀、翠、玉四個兒一齊會意，閒閒的退了去了。那鈕五鬆雖然是位堂堂百里侯，其實是可憐見的一個人。有生以來，沒過著一天安閒歡喜的日子，鈔袋裡也沒放過一個閒錢可以買一會子歡笑的。終不過跟人家乾玩一陣，所以這種巴一等的外教，看這情景老實找不到是個那門子的把戲？因此直看得個不耐煩。便開言道：「姊夫，且把正經的事兒同劉大哥談了，商量個法兒來替蘭二哥出脫了干係，才得保住功名，大家安樂。不然，只怕誤了大事，那就乏味了。」

封觀察正在神魂蕩漾之際，吃鈕五鬆又斷了興頭，心裡好不自然。但是五鬆說的道理上極其對針，卻找不出別的話兒來駁回他。只得諾諾連聲道：「是是是……，舅兄說的是，舅兄說的是……」劉一桂瞧著封觀察已經吃乾女兒碧蓮姑一陣鬼迷，竟迷迷糊糊，恍恍惚惚，常度都改變了。這樁買賣鈎的牢牢的了，不怕漂到那裡去了。也便接口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！我們先把公事辦了，公事畢，然後敢治私事。」說著又對碧蓮姑道：「裡面沒人嗎？拿煙具端進去。你的封大人有要緊事情同我商酌呢。」碧蓮姑笑道：「封大人竟是封大人了，叫什麼『你的封大人』不是笑話嗎？敢是封大人賣給我了？多少錢嘍？」說的大眾都笑了。封觀察笑道：「你說吧，我這麼一個人能值多少銀兩呢？」

碧蓮姑笑道：「封大人這麼的一個人，那裡論得多少銀兩三個子兒？（京城中以銅元一枚，叫做個子兒。三個子兒，即銅元三枚，合錢三十文。）已是著實貴哩。」互相調笑著，便來到裡面的那間秘密談話室。碧蓮姑乖覺，知道官場中的勾當，大抵局外人聽不得的，因此替他們掩上房門，走了出來。諸君要曉得封梅伯封觀察有甚秘密運動呢？這事兒若是鬧得對針起來，卻不是沙門島去跑一趟，才可了得的事。事情呢，卻不是封觀察自己的事，原是封觀察的第二個兄弟封蘭仲封大令的事。諸君不要性急，且等做書的從頭至尾，逐層逐節的細細寫來，便知道官場中的現狀，果然是無奇不有哩。

卻說封梅伯封觀察第二個兄弟，表字兒喚做蘭仲，卻是個秀才，精於刑名之學。年紀雖輕，辦點公事著實老到，這且不在話下。只說印有個同姓不宗的知己朋友，叫做封六相。這封六相卻是個土財主。雖是胸無點墨、目不識丁，為人卻慷慨，有義氣。家中父母雙亡，又沒兄弟兒女，只有一妻一妹。那妹子叫做鳳娘，月圓年紀，花樣容顏。還且知書識字，一筆寫算，女紅之外，畫幾筆「徐熙沒骨法」的設色花卉，比較那「長白鑄女史」似乎還覺高妙一籌。她哥哥六相，以為妹子的容姿絕世，才藝超群，便不肯胡亂對親。要選一個相當合式的妹婿，方才不虧負他。姑嫂之間也極相得。所以鳳娘小姐雖則沒爺沒娘，在姑嫂手裡過日子。大概的姑娘家處此境況，一定見得苦惱哩。

唯有這鳳娘小姐，其實不然，倒比著爺娘手裡更覺歡樂愉快。不過直到十八歲的年事了，還沒選得個乘龍佳婿。於是千萬般的歡樂愉快，種種如心，總敵不過這一點兒的煩惱。這且不說。且說封六相同封蘭仲的交情，不比尋常泛泛的朋友。所以蘭仲到六相家去，同自己人一般的，姑嫂兩個也不避面，蘭仲也當做自己家裡的一般。及至鳳娘年事已盛，情實已開，愈覺得風鬟霧鬢、旖旎萬端。便存了一點說不出的癡心，盤算起來：若要得心應手，須使個「假途滅虢」之計呢。這個計較很哩！先把六相娘子拖下渾水，踏濕了腳，於是轉到鳳娘身上去，才得集事。還且是一箭雙離，愈覺便宜哩。封蘭仲存了這種心腸，叫六相如何知道呢？常言道：使得功夫深，鐵杵磨成繡花針。有志者，事竟成。不上半年，姑嫂兩個都吃封蘭仲騙了。齊巧，六相又忽發奇想，動了做官之興。同蘭仲商量，蘭仲道：「做官果然好事情，但怕沒有這麼的快樂呢！」

六相想道：「大凡人需要點兒事情做做才好。如我這麼的安閒，倒不是道理。我主意已決，捫個大八成的知縣來玩他一陣。況且你是刑名老手，我得了缺，那怕什麼的邊惡地方，你需幫我去。你我這樣交情，你也說不出別的推托了。」蘭仲只是六相說尖話兒玩罷哩，他豐衣足食，這麼有趣日子，還過的耐煩了，要討這苦水吃。捉空兒同鳳娘姑嫂兩個說知這一席話。鳳娘道：「只怕未必吧？哥哥很懶的人，那有意思做官呢？」

六相娘子道：「這到不是沒由來的話。何也呢？他做官的意思動了許久了。不時的在睡夢中打起官話，呼么喝六的喊叫……」說猶未了，惹得蘭仲、鳳娘都大笑起來。過了些時，六相真的捫了一個大八成知縣，進京引見去了。這裡蘭仲同六相娘子、鳳娘小姐天天攬在一起，打得火也一般的熱。房裡有些姿色的丫頭也搭上了。但瞞著六相一人。一日六相選了山西德興縣知縣，寄信回家，說印自己就從京裡一徑到省赴任。叫蘭仲帶了娘子、妹子、丫頭、童僕，趕還來到山西省城聚會。又說在京裡娶了一位姨太太，不過為子嗣起見。托蘭仲在娘子跟前善言安慰。至記、至記！蘭仲同鳳娘姑嫂三個兒把信看了，頭裡看到得了德興縣知縣的缺，大家歡喜非常。及至看到後面，在京裡娶了一個什麼「長春班」裡的唱的，叫做福喜的，做姨太太。六相娘子頓然氣得面皮都黃了，冷笑道：「好好好……！坎坎的做了官，便自由自主，一字兒不通知，居然討了小老婆了。讓他們快樂吧。我們不去！」說著把那封信撕得粉碎，又對蘭仲道：「你也不許去！」

蘭仲、鳳娘面面相覷，沒得話說。不過想嫂子的性格最是溫和不過的，喜怒不形於色。雖然是大凡婦人家聽到丈夫娶了小老婆，卻最沒意思的事。然而嫂子平時的器度，也不至於毛到這等地步呀！六相娘子只是呆呆的肚裡打主意，沉吟不語。蘭仲打迭起千百樣的溫存挑逗，終沒有笑了一笑，答應一語。蘭仲、鳳娘卻沒了主意，及至定更之後，只得說聲：「嫂嫂，安置吧。」攜了蘭仲的手，回房安睡了。

蘭仲對鳳娘道：「我們留心點兒，看嫂子的舉動，不要氣極了，盡個短見起來，倒不好呢！」一語提醒了鳳娘，著實慌起來，道：「這便怎麼處？還是同前兒晚上的一局，我去鬧他來，三個兒做一床睡好嗎？」蘭仲道：「好的好的，只怕他不肯來呢。」鳳娘道：「且試試看。」說著歇了一會兒，正待披衣而起的當兒，只聽得房門上輕輕的彈指聲。鳳娘問道：「誰呀？」只聽得六相娘子答道：「妹子，是我。睡了沒有？」鳳娘忙道：「沒有，沒有。我來開門了。」也不及穿好衣裳，跳下床來，開了房門。六相娘子含笑道：「討厭你們了。」蘭仲在床上道：「大嫂，快來吧。鳳妹正說著要叫大嫂來做前兒晚上的一局呢。」六相娘子道：「別胡說！我有正經重大的事同你們兩個商量呢。」蘭仲聽說便要起身來。六相娘子道：「不忙，我們三個兒坐著被窩裡談吧。」

鳳娘便把被窩展放開來。蘭仲在中，六相娘子居右，鳳娘居左，三個兒一排把被袱裹了，倚枕而坐。倒彷彿三官菩薩似的，其實好看，有玩意。六相娘子道：「我要問蘭叔叔和鳳妹妹，我們三個兒當初立的誓，『同生死』這句話還是說著玩的，還是當真這個樣兒的？」蘭仲、鳳娘愕然道：「嫂嫂什麼說？立誓豈有不作準的？我們是至死不變的。」六相娘子道：「這便是了。足見我們的義氣了。我如今想：我們的緣，就盡在目前了。雖然……也不得不設個回天妙計挽回過來，才是有見識的人作為。斷斷不可聽其自然，把熱熱刺刺的好事分做兩截。」

蘭仲道：「大嫂，怎地說合這句話來？我們的事，只滿了大哥一人就是了。其餘的人卻不須操心，都得了我們的好處，誰肯露一些兒風聲到大哥耳中呢？」六相娘子道：「咳！你真真好糊塗囉！恰才看了信，你們只道是我為的丈夫娶了小老婆了，所以氣急到這個地步！你們想呢？我可是這種樣的人嗎？我為的是你們一對兒呢。我雖不是乾淨身子，說不得貞節。然而我今年三十二歲了，並不曾有半點兒錯處对不起丈夫的事。不知怎樣，蘭叔叔當初的時際，竟硬不起拒絕的心腸來，沒奈何只得失足了。我們女子家終除不了迷信的話頭，只好委之緣分了，鬼使神差把我的名節玷污了。既是這麼著，便不得付之行雲流水的事，我又不是朝秦暮楚，前門送李郎，後門迎張郎的粉頭。自然夫婦之情，倒比不上野鴛鴦的情分兒濃了。按著正理呢，夫婦乃『人倫之始，王道之正』，拋棄不得。所以情雖不專了，然而對著丈夫的規則，愈覺小心謹慎了。何也呢？一來要使丈夫不疑；二來究竟对不起丈夫的心，那一時忘不了呢？所以拿些虛架子來，總算補過的意思。」

蘭仲聽了六相娘子這套議論，心裡暗笑，只不好說合來。想道：偷漢的女娘，從來不曾發這麼奇怪的話頭。這是我自己親聽來的，若是在小說書上看來，一定要說編小說的，想入非非，編出這種奇怪的文字來，也算得以文為戲了。然而沒有親聽來這種話說呢，到底虛擬，終意虛擬不到這麼神化呢。心裡這般設想，嘴裡卻答應著六相娘子的話。這裡六相娘子又道：「原望著我們三個兒，一雙兩好，地久天長，白頭到老。好在叔叔家裡孀亡過了一年了，妹妹既情願做填房，我的心事也完了。就是叔叔請媒人來求親，我那丈夫想也情願。並且裡面有我維持，不怕生出阻力來。何奈平空的，我那丈夫忽然發起官興來，比方沒有添上一個小老婆來，我們的事到了衙門裡，已覺不知在家裡的便當了。然而終要策劃個好計較，仍舊便當了才罷。那裡曉得，平空的添上一個小老婆來，做眼中釘。那末我的策劃死絕了。真所謂：一籌莫展，無計可施哩。而且這個小老婆是個什麼班子裡的出身，當娘子的貨兒，一定是不好說話的東西。大太太的權力一定壓不倒她。還且我是乾了虧心事了，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若說這種當娘子的卻也容易，拉她下了渾水，就不怕了，更且又多了一隻幫手，豈不得計？我仔細想來，其實使不得。須知他巴不得大太太出點不雅的證據來，她便固寵求榮的機會到了……就是方才我說的『我們不去』這句話也非正理。若是雲南、甘肅這種地方，即使親戚間問起來：為什麼不到任上去？也好推調一句：路遠地方又惡，吃不起苦，所以不去了。如今又是山西一水之隔，也好這樣說嗎？你們想呢，難到這個地位了，你們兩個可有什麼計較，商量商量呢？」

蘭仲、鳳娘聽了都沒主意。鳳娘道：「嫂子，既然想到這裡，必定有妙計兒在心裡了。快說吧，使得我們都安心了。」蘭仲也道：「大嫂必有主意，我們委實的沒有兩全之計。」六相娘子道：「計較卻有一個想在心裡了。只是『成則為王，敗則為寇』。拿性命作孤注，其實忒狠些。」要知六相娘子說合甚樣的計較來，且聽下文分解。